

喜

风漫说 / 著

将军嫁到

JIANGJUN
JIADAO

少小离家老大回
安能辨我是雄雌

最能得古言女生
必备条件：
翻得了宫墙！
上得了战场！
扑得中大哥！
救得了皇上！

卑职惶恐！
将军有喜了？
孩子是谁的？！

南宫家族一团乱麻恋爱史

为躲哥哥追杀，她军营潜入男儿帮，深宫力斗腹黑郎！
为保一人周全，他欺君弑父，夺天下兵权！

【小说阅读网】灵气写手风漫说
诠释仙人球系女主角

光明日报出版社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将军嫁到 / 风漫说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2

ISBN 978-7-5112-3933-4

I. ①将… II. ①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2666号

将军嫁到

著 者: 风漫说

出版人: 朱 庆

终审人: 孙献涛

责任编辑: 庄 宁

责任校对: 张 翀

封面设计: 粉粉猫 李 娟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7(咨询), 67078870(发行), 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180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13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3933-4

定 价: 18.00元



目 录

第一章

将早恋扼杀在摇篮中 001

第二章

壮士，从军吧 016

第三章

不是冤家不聚头 035

第四章

老明的节操 052

第五章

南窗透，三货 068

第六章

一山还比一山高 087

第七章

男人，你的节操呢？ 106

第八章

来来，情人与娘子 135

第九章

羞于满 149

第十章

哥哥，祝你们白头偕老 175





目 录

第十一章

南宫少爷的大婚 186

第十二章

南宫澈，我恨你 200

第十三章

南宫澈的番外 217

第十四章

南宫将军的无极战术 230

第十五章

成亲后打土匪辛苦 240

第十六章

南宫家地窖 255

第十七章

谁才是大赢家 272

第十八章

孩子，要不要 286

第十九章

我才是你们的太将军 298

第二十章

塞回战招 323





第一章

将早恋扼杀在摇篮中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

炎炎夏日，柳树成荫，虫鸣鸟叫，清风拂面。如此时刻，最畅快的就是躺在大树阴凉的枝干上，听着学堂童稚的念书声，熏得昏昏欲睡——人生难得几清闲。

我以为只有我逃课，不想杨柏树荫下面，也有一对同道中人。

“薇儿，这花好不好看？”如同杨柳的少年问。

“哇哇，好漂亮啊！”黄衣白长裙的少女说。

从树上往下看，我看到那个少女正是司徒家的小姑娘司徒薇儿；而那个少年只留个背影。我啧啧称奇。少年的杨柳细腰，裹着宝蓝色腰带，腰带系着盘长如意结，一圈白茶花图纹。

“让我闻一下，就闻一下，好香啊！”司徒薇儿长得水灵灵的，脸蛋儿嫩嫩的粉粉的，笑起来好像发髻上的那一朵小水仙。



“喜欢就好！今天这些可以养几天，我明天送盆栽的，盆栽可以种久一点儿……”

“嗯嗯！”

司徒薇儿一双美丽的眼睛炯炯有神，含情脉脉，对着少年无比崇拜。原来是偷情的一对。

我偷偷滑下树干，到树的背面。

早恋应该被扼杀在摇篮中！

我随便捡起一根树枝，蹲在地上，枝条戳着地面的松散泥土，数着拍子点着，唱着小调：“咚咚啊嘹，咚咚啊嘹，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南宫澈的鲜花啊，都插在牛粪上了呀……”

“澈……澈哥哥？”司徒薇儿细声说话动听，大声尖叫也动听，“澈哥哥，你是不是她唱的那个意思？嘲笑我吗？笑我是那个那个什么吗？”

“不是，薇儿，不是的……”

“呜呜，你把花给我，就是说我是养花的那个那个……什么吗？”

“不……”

“澈哥哥，你坏死了，我以后再也不同你说话了！”

“薇儿……”

司徒薇儿呜呜地哭着跑了。

我继续唱得欢：“一朵鲜花一牛粪……”时下帝都贵族之家的女孩子真脆弱，司徒家的女孩子就是其中的表率，娇弱得像一朵水仙花。

“南宫透！”

“好一朵美丽的水仙花……”我伸出手，同他打招呼，“嘿！”

“南宫透！”

明明咬着嘴唇，居然也能发出声音。

不过，我又不是聋子，他用不着那么大声地叫我的名字。

我眨了一下眼睛：“啊，没戏看了！”

南宫澈那张漂亮剔透、雌雄难辨的精致小脸，怎么黑得那么均匀呢？

“南宫透，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眯着眼睛，笑：“我在念书啊。唉，我真的忙死了，才没有人家那么

有心思送花讨好女孩子呢！”

我拍拍屁股，正想溜走，走开两步，肩膀却被拉住。

南宫澈那人有暴力倾向，他居然用爪子锁住我的肩膀琵琶骨。

“痛，放手！你再不放手，我就替你爹狠狠揍你啦！”我嚷着，就回身扑过去，要撬开南宫澈的魔爪。

我眼前突然出现一拳头。而我也不是好欺负的，还以拳头。

南宫澈的拳头硬，我吃亏，我就不同他比拳头。我一把扑过去，不管抓到什么，总之就是冲上去乱抓一通！

南宫澈那小脸白成一片纸，他双手就掐住我的脖子。我都快要断气了，手一直抓着他的手臂，缠到他的身边，一口咬到他的脸。

“啊！”南宫澈大叫了一声，我尝到复仇鲜血的甜味。

最后惊动了学堂里面的先生，我同南宫澈——我同父异母的大哥，就被几个大男人架着送回了南宫家。

我亲娘见到我的猪头样，竖起两道眉毛，举着她的木屐，吧嗒吧嗒，追着我打：“死丫头，你怎么又打架？不安分的死丫头！老爷好不容易答应让你去学堂读书，你不好好读书，专门惹是生非，三天两头就打架！哎哟，死丫头，站住，不要跑！气死我了……”

我不跑就亏大了。我娘的木屐底都是钉子啊！让她敲一下，我的天灵盖都会穿洞。

我绕着大厅的柱子跑，等我娘跑岔气，才停下来。我娘的小脚跑不动，站不稳就摔坐到地上，哼哧哼哧地喘粗气，像打铁铺的鼓风箱。

我气都不喘：“娘，你不年轻了还跑个啥呢？”

一个耳光啪地落下，我痛得眼泪都飙出来。因为我娘打的地方，刚好就是南宫澈赏我拳头的那边脸。我明天一定是大猪头了。

我娘拽住我的手臂，手指都快要戳破我的脑袋：“臭丫头，嫌弃你娘老？你娘什么时候老了？！想当年，我在你这个岁数，已经背着弟弟妹妹满山跑，挑着大捆柴火下山，给你外公外婆挣钱养家了！”

我耳朵都磨出趺子了：“对，你在我这个岁数，你还有汉子了呢！”

我娘柳叶眉都成了柳叶刀，她又举起她的木屐。

我立刻捂着脸：“不过那个汉子是我爹！”

我娘继续唧唧喳喳的：“我怎么养了你这样热心的女儿，真是造孽啊！你看看，大少爷好好的一张脸，干净漂亮，都被你这个死丫头毁了……”

我看了一下南宫澈。

南宫澈的下巴贴着纱布，白色纱布都染红了。南宫澈长得像他亲娘。南宫澈那种陶瓷娃娃是打一出生就漂亮的，静静地立在那里，如同珍宝库中那白底幽蓝的青花瓶壶，上面还预备着插一枝带蕊未开的寒梅。

我娘说大少爷长得漂亮，我是没有话可以反驳的。因为他确实是长得有模有样，五官像是宫廷画师画出来的，精致柔美。黑亮卷曲的长睫毛盖着一双美目，浅褐色的瞳仁轻轻一流转，静若汉川水。只有浅淡的眸底之下，蕴藏着潺潺流动的滇红，嗔痴难辨，迷失于其中的生灵，越是探究越无法看清楚活路……若这种脸被毁掉了，将多么普天同庆啊！

“混账丫头！快点去给南宫夫人和大少爷道歉！”我娘继续咆哮。

我看看身边这位握着木屐作势要打杀的亲娘，又看看南宫澈那边拿着手绢拭眼泪的他亲妈。哎！这老太太确实是我亲妈吗？

南宫澈的亲娘，司徒恩恩，柔美的手正摸着儿子的脸，笼烟翠眉都凝到一块儿：“澈儿，痛不痛？澈儿，快点进去清洗一下伤口……”

看到从里面出来的那位高大英俊、玉树临风的男人，她那始终氤氲着薄雾的美丽眼睛泛出几点亮光，腰肢都贴过去了：“相公，你看澈儿的脸，以后碍事吗？这脸会不会破相啊……唉，真的担心死人了！”

我娘是女人，南宫澈的娘也是女人，但是女人同女人有很大差别。我那个木屐碎花衣包裙的娘是某个不知名山坳的普通村姑，南宫澈的娘是名门司徒家娇滴滴的小姐。

不过，我娘才是南宫夫人。我才是南宫小姐。

真正的。

如假包换。

日月可鉴，天地可证。

南宫澈的娘，司徒恩恩，她只不过是爹爹的小妾。而我娘却傻傻地叫人家南宫夫人。

我爹，都统大将军南宫崇俊，他娶了我那个不入流的娘为正夫人，只不过是十五年前开的一个荒唐的玩笑。十五年前的冬天，我爹跟我爷爷出国



北一小部落，战争胜利，班师回朝的途中，我爹邂逅了我娘。

帝都的牡丹娇兰遍地争艳，山野小黄花则另有一份清爽。军途中，将士邂逅爽直的女子，私相授受，失了分寸，本是为将者之美谈。我爹回到帝都就把我娘给忘记了，很快，我爹被皇帝封为将军，同司徒家小姐定下亲事，择日成亲。

我娘在我爹走了两个月之后，发现自己有了身孕。我娘抱着良家妇女从一而终的心，去帝都寻夫。

威武的南宫府邸前面，灰扑扑的不知名村妇，挎着小蓝碎花大包袱，背着一串大萝卜、三小串红辣椒，外加一口小铁锅，身上洗得发白的衣服难以掩饰三个月的身孕。

南宫崇俊看着这个脸色红润、神清气爽的村姑，从她手里接过南宫家的家传玉佩，脑子一愣一愣的，就是想不起来这村姑是谁。

我爷爷，也就是南宫老将军，拿着御赐南宫家的龙头拐杖，差点就把我爹打死。

此时，正好皇帝嘉奖南宫老将军。我爷爷被封为忠勇侯，特赐南宫家“盛世永忠”金字牌匾。圣旨和牌匾都在路上，司礼监大太监先行一步通知南宫家接旨。

南宫家大总管这时走出来，附在南宫老将军耳边说着，然后出去准备迎接圣驾。我爷爷听着这样的消息，喜上白眉，仰天大笑三声：“好，好，就这样吧，南宫家很久没有那么喜庆了……真是双喜临门！”说完，我爷爷就没了声息。大家才发现我爷爷已倏然而逝。但是，我爷爷留了一个大难题。

双喜？娶得媳妇和喜得孙儿？南宫老将军承认了这位村姑？

那时候，大公主正好在南宫家。大公主以为“双喜临门”就是我爷爷的遗愿，便车不停轴，回宫禀告，送来明太皇太后的赐婚圣旨：为南宫崇俊和吴墨心赐婚。

吴墨心是我娘的闺名。

就是这样，我娘傻乎乎地成了南宫家的正夫人，即使龙卷风都刮不走。

三天之后，司徒恩恩嫁入南宫家，走后门。

司徒家系出名门，当然不愿意让正房小姐穿粉红嫁衣俯首为人下妾。但，我爹下手快准狠，司徒恩恩已经有了三个月身孕。

一切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自听了这个故事，我就抱着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心态，拜拜我那忠勇侯的伟大的爷爷，拜拜我家“盛世永忠”金光灿烂的牌匾。

如若没有他们的大恩大德，南宫透还是某个不知名山坡上的一朵插在牛粪上的小黄花。

南宫将军有着南宫家代代相传的板直伟岸的身材、柔韧坚挺的蜂腰，棱角分明的脸庞俊美异常，锐利深邃的目光不怒而威，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都给人一种堂堂正正的感觉，骨子里都是南宫家忠君爱国思想。但是一想到他那一妻一妾一子二女，就……总让人感叹，人生如戏。

我爹有着一子二女。

大儿子，南宫澈。

二女儿，就是本人。

小女儿是南宫澈的亲妹妹，我的小妹，南宫湄。

我爹一身悠闲的便装从书房里面出来，俊美的脸上带着三分煞气：“恩恩，没事的。澈儿的脸被小透咬了，只是小伤，不碍事。如果留下疤痕也无妨，毕竟是男儿身。平常澈儿也太过秀气……”

我一边点头。

南宫将军，我们果然英雄所见略同！

南宫将军坐到他素常坐的椅子上，锐利的目光扫过一轮，最后落到我的脸上：“南宫透，你说，南宫澈怎么会同你打架的？”

每次我们打架，我爹都会质问我，因为我爹知道他不会从南宫澈口中得到一个子。南宫澈虽然长得斯文秀气，如同绣花针，十足一个侯门大闺秀，但是他那脾气可比驴子还要倔。

我两肩无力下垂，从实道来：“女儿本想要去解手，走出学堂，经过树下，听到树的另外一边……是大哥和司徒薇儿在讲话……大哥说……大哥……同司徒薇儿……”我支吾。

南宫澈晶亮微圆的眼睛正看着我，毓秀灵静。他一定算准了我不敢对爹撒谎，只要我说实话，等于给他正名。他高尚情操，他无罪释放，我就坦白从宽。

如果我说实话等于帮了南宫澈，如果我说谎话一定会被南宫澈驳得哑口



无言，到时候南宫将军发现我撒谎，我会罪加一等。

我心里头弯成千百回。

我爹已经捺不住性子：“南宫透，澈儿同薇儿说什么？”

我咬咬下唇，看看南宫澈，又看看我娘：“爹，你别急，女儿正在回忆当时的情形。当时，大哥是……”

“快点说！你大哥怎么了？！”我爹拍着桌子。

我吓得一哆嗦。

南宫将军虽年过三十五，性子还很火爆。

我说：“大哥正在同司徒薇儿……同司徒薇儿……正在……爹，大哥做的那些事，女儿真的说不出口！”我苦着一张脸，委屈啊委屈。

“南宫澈！”我爹立刻气得俊脸青黑，跟前的小茶桌嗒嗒作响。我爹已经成功误会了！

而南宫澈眼睛瞪得大大的，小脸煞白，明知道我在污蔑他，却一句话都辩驳不了。我搂着团子一样可爱的小妹，嘴角忍不住就钩着一丝邪恶的笑意，对南宫澈眨眨眼睛吐吐舌头。

“南宫透，你……不，不是……”可怜的南宫澈啊，他眼睛瞪大，俊美无俦的小脸透出梨花白，好似一枝洁白蝴蝶兰快要遇雪凋零，又好像快要被妖精女鬼吸干血的白面书生。

我相当可怜他。

“相公别动气，千万别动气……澈儿，你……你怎么可以做出那种事！你爹平时怎么教你的？还不快点给爹跪下认错。相公，澈儿本性纯良，容易受人家教唆，一定是听了歹人的话。不过男孩子自有心事，一时之间想歪也是情有可原。男孩子到了这个年龄，自然会对身边的女孩子上心。”

南宫夫人快要扑倒在我爹怀里。当亲妈的，真是用心良苦！

“恩恩，你不要凡事都护着他！”我爹语气比较重。

南宫夫人立刻垮下脸：“相公，澈儿快十五岁了。相公在澈儿那么小时，不也对太夫人房间里面的小丫头，那个小丫头好像叫做红……”

南宫夫人大概要掀我爹的烂桃花了，我爹立刻咳嗽了两声。

南宫夫人见到南宫将军有软化之势，就拉着南宫澈：“澈儿，给爹认错！”

“娘，我……我……”南宫澈咬得嘴唇都溢出了血。



南宫澈用他那双水盈美目死死瞪着我，我表示无辜。

南宫澈：“爹，不是南宫透说的那个样子，她胡说八道！她根本没有看清楚！”

这孩子是怎么啦？难道要我撒谎不成？妹妹不好做，要亲手指证自己大哥的恶行？

“大哥，司徒薇儿说了一句‘澈哥哥，你坏死了，我以后不同你说话’，是不是？”

司徒薇儿确实那样说的。

南宫澈忍不住又咬了唇：“是。”

我目光放软，委屈极了：“司徒薇儿哭着跑开的，是不是？”

“我……”

南宫澈现在已经掉进坑里。我无辜地看着他，他那清澈的小白脸多么动人。

我有点蔫蔫地道：“大哥，对不起，我不能当着爹的面撒谎啊。大哥，司徒薇儿是不是被你弄哭了跑开？大哥，爹教我们做人要坦坦荡荡，无愧天地良心，无愧皇恩，无愧南宫家百年将军盛名。”

我偷偷地看向其他人，南宫将军拧着一对眉毛，南宫夫人绞着手绢，我娘大气都不敢出。

“大哥，你是不是说过？”

“是。”

一声诚实认真的“是”。

南宫澈直面南宫将军威严而且抽搐的脸，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不管任何情况下，都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供认不讳，南宫澈就是这样的人。天底下最老实的人，也是天底下最大的笨蛋。我真心敬佩南宫澈，真的，起码大庭广众之下，我是无法承认那样不要脸的话。

“南宫澈，你给老子跪下！”最后自然是我爹口诛他儿子的恶行。

接下来的一个时辰，我爹正襟危坐，端着凛凛大将之姿，把我爷爷训斥他的那一套拿出来，训斥南宫澈。

从南宫家如何兴起说到自己这一代如何沙场立功。训斥完毕，我爹的力气也用尽了，小茶桌的脚都快要散架。

南宫澈跪得膝盖都麻痹了，南宫夫人早换了一身干净衣服重新擦了脂粉，

我娘也打了好几个盹儿，我和湄儿也吃得一嘴都是花生。

我爹灌了一口冰凉的茶水，下判词：“南宫澈围着南宫府跑三十圈引以为戒，少一圈就双倍惩罚；南宫透，抄写家规一百遍，抄完才可以吃饭！”

我跳了起来：“我冤枉啊，爹，我怎么？说真话也要受罚吗？天理何……”看到我爹脸色不好，我立刻闭嘴。

南宫将军手指着我，微微发抖，看来是桌子拍得太多了。他说：“澈儿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难道老子还不清楚？但是，即使澈儿没欺负薇儿，澈儿也有不对，也要受罚。你南宫透身为女儿家，同哥哥大打出手，还被外面的人拖回来！你看看你现在的模样，难道就很光荣？”

我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子能知道什么是光荣？！

“爹，起码，我面对恶势力绝不低头！”

我爹铜铃大的眼睛里喷出火来：“你……你……神是你，鬼也是你！给老子滚回去！”

事实上，我爹相当偏心。就拿惩罚这事来说，我爹就严重偏向南宫澈。我抄家规是要一笔一画写在纸上的，可以点出来数的，少一遍都会让人发现。但是南宫澈所谓的罚跑是没有数可数的！

抄到第三遍，我就丢了笔头。

虽然我爹是不公平的，但老天爷是公平的。我有着一颗聪明灵活的脑袋，南宫澈只有泡水木头的死脑筋。按照南宫澈那榆木脑袋的智慧，我怀疑他根本不知道如何偷懒。所以，我很好心地去提醒他。

“南宫澈，爹天天去练兵，不到晚上是不会回来的，你就休息一下吧。南宫澈，我告诉你，那里有一条近路，你跑那边，可以减一半路。我不告诉爹，绝对不告诉爹。”我对天发誓。

南宫澈一点也不领情：“哼！”

我没空理会南宫澈，出门去天桥。

天桥是个富有浓厚的乡土特色的茶馆，专门卖茶，各色茶，有好有坏，再来几样小点心，聚集着繁华帝都的那些下层穷人。

天桥的天井围了一处自吹自擂的表演高台，最近来了一个说书先生，十七少年郎，白面书生，唇红齿白，顶着书生帽，一身朴素的青衣已经洗得



发白，活脱脱就是十年寒窗苦熬出来的落第书生。

他在天桥讲《白蛇传》。

我连续听了几天，喜欢得睡不着。回家之后还给我娘讲一遍，老太太听着《白蛇传》，像吃了人参燕窝的样子，接而学人家叹花伤怀。

我笑老太太学小姑娘矫情，她却用凶狠的眼睛瞪我：“你丫怎么能懂白娘子和许仙缠绵悱恻的爱情呢？”

我靠过去：“娘，你懂得写‘缠绵悱恻’四个字吗？”

我娘举着手中的鞋样子拍了我一嘴巴。

我懂不懂爱情，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今天的故事从哪里开始……

昨天就说到许仙借用了白娘子的伞，之后为了把伞还给白娘子，他找到白娘子的家，开门的正是白娘子。许仙被柔软的手指触碰就好像中了邪一样……今日未时继续下面的故事。

那个说书先生慢慢落座，左边一把扇子，右边一杯清茶，呷了一口茶，整好帽子，才慢悠悠开始说书。

休闲的时光很快过去，我算准南宫大将军归家的时间，抢先回去抄家规。我绕过将军府的后墙，才爬上去，就看到下面的南宫澈。南宫澈正围着南宫家外墙跑。

那不算健壮的身影，跑起来居然不算慢。我看着他跑远，又看着他跑过来，看到他快要跑到我的脚底下时，我才把手中捡着的泥块弹出去，命中！

南宫澈捂着后脑勺，回头。

我两脚乘风一甩，吹了一长声狼哨，酸酸地念着古人的诗：“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南宫澈脚步放缓慢，向前走了两步，对我眨了几下眼睛。

南宫澈的眼睛很漂亮，晶莹剔透的，就如茶色的琉璃珠子。佛堂中菩萨庄严的画像中，镶嵌在宝相花冠上的琉璃珠子，流光溢彩，映出万千森罗世界。不过，我不来电。

我正想要嗤笑两句，突然下面响起一道异常浑厚好听的声音：“小透，一百遍家规抄完了吗？”

我老爹，南宫将军！正负手站下我的脚底下。



“你下来！”

南宫将军一声令下，我啪啪两声就从墙头滚下来了。

南宫将军就喜欢较真：“你抄完了吗？一百遍！”

他说话可以好好说，何必咬着牙呢？

我听着心里发慌。

我无比真诚地看着我爹：“爹，女儿没有抄完。”

没等我爹发飙，我就立刻说：“女儿是看到家规中有一句：以己之小度人之大，则若蝼蚁，以己之大度人之大，则若山陵。女儿不是很明白，所以女儿才出来，亲眼见证一下，何谓蝼蚁之小、山陵之大。女儿能找到满地蝼蚁，却找不到山陵。所以女儿才将就着，爬到高处，感觉一下胸怀山陵的感觉。”

能背出家规，我自己都感动，但是我爹还是脸黑得像阎罗庙的一尊判官。他转眸，看向南宫澈：“澈儿，你说，她是从里面爬出去的，还是从外面爬进来的？”

我拼命向南宫澈使眼色，但是南宫澈完全漠视我：“从外面爬进来的。”

狗腿！

我正要啐他一口，我爹浓重如墨的眼神正好把我的表情抓住。

在我爹的阴影笼罩之下，我笑出最可爱的谄媚：“爹，我是从正门出去，绕着墙，看看哪里可以上墙。西北角刚好有几块砖头，我一个弱女子要垫着脚才能爬上去，所以大哥才看到我从外面回来。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说得通呢？我最爱的父亲大人？”

我爹看不出情绪，不过他那俊脸真黑啊。

我爹问：“家规你抄了多少？”

我从上午开始，才抄了……

“女儿……女儿抄了十遍。”正确来说，我是把开头第一句话抄了十遍。南宫家的人都不好读书，除了南宫澈。我都怀疑南宫澈不是南宫家的人。

在我爹阴云不散的时候，我立刻说：“爹觉得女儿抄得慢吗？其实女儿一点也不慢，因为女儿每写一句话都在好好反省话里的意思。女儿觉得罚抄家规的目的不是为了给爹看到一百遍的家规，而且爹你看第三遍大概也会头晕。爹，别生气，爹要女儿抄家规，是要女儿反省自己。”

我爹已经动容了。他一掌拍在我的肩膀上，我的肩膀差点散架。我爹豪气中带着三分儒雅，声音居然能控制得不瘟不火：“那么你告诉爹，你反省



了什么？”

“我……我……”

我脑袋里面只有那么一句话：我不是读书的料！

“嗯？”我爹把音调都提了起来，他正等着我的回答。

“女儿……”我的声音都低了三级，“女儿要听从爹的话……”

“好，看来小透果然是有反省的。”我爹出奇的舒爽，居然一点也没有惩罚我的意思。他转而问南宫澈，“澈儿，你还差多少圈？”

南宫澈数了一下：“澈儿还要跑十圈。”

“好的。”我爹突然转向我，牙齿咬得咯咯响，“南宫透，恐怕那个家规你抄到明年都抄不完，你就不用抄啦！澈儿剩下的十圈，南宫透，你就跟着你大哥一起跑！你跑前面，澈儿跑后面。我只问澈儿跑完了没有，澈儿不会对我撒谎。没有跑完，你就一直跑下去，跑到死为止！”

坑爹！

我爹一定不是我亲爹！

我小小的一弱质女流啊，我这样的身板，怎么能罚我跟着南宫澈跑步！

南宫家府邸，在帝都洪都大街，占据着一条繁华大街八个小胡同巷，院落舒爽，园林浩大，绿树成荫。

我平常还不得我家那么有钱，但是这一次真实感受到了南宫家竟然如此之大。我拖着两条萝卜腿，跑一圈居然需要半个时辰。

跑了一圈，我四肢无力，气喘吁吁，捡了一根树枝当拐杖。南宫澈跟在我后面，气都不会喘。我爹吩咐他跟在我后面，他就如影子一样不离开我。

我脚步一歪，顺便坐到沙地上，抓了一把沙子撒到他的脚面上：“大哥，我的脚痛啊。走不了，你先跑，你跑，我在后面努力跟上你。大哥，你不要管我，你加油跑吧！如果你等我，我们一定会走到天荒地老！”我累得像一条狗。

“笨蛋，天荒地老不是这样用的！”南宫澈脸一阵红。他那一身蓝衣，白色绣花，都压在屁股下。

我捏捏大腿。南宫澈定定地看着我，褐茶色的明眸，淡淡抹着一层月色的朦胧。但是眼底下，却微红一片。南宫澈这人就是这样，外面斯文，内里荆棘。这血色荆棘还是专门对付我。

我怕：“别，我知道，你有很多话同我说。但是，我们是兄妹，虽然